

從「雙亞衝突」省思國軍防衛作戰

彭群堂 上校

提 要：

- 一、位於中亞的高加索區，地形崎嶇但資源豐富，當地語言、民族和信仰複雜，其中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兩國多年來紛爭不斷，從地緣、歷史、宗教、主權及利益等因素，隨時都會成為衝突的導火線。2020年9月27日，「雙亞」再次爆發激烈戰鬥，6週後兩國與俄羅斯三方達成停火協議，同時宣告亞美尼亞支持的「納戈爾諾－卡拉巴赫」正式消亡。
- 二、審視此次戰爭，雙方不論是國力及軍力均非先進國家的水準，但戰爭過程完全跳脫傳統作戰方式，尤其兩個非軍事強國，卻藉靈活的戰略、廉價無人化的平台，與「認知作戰」型態改變，從中創造出驚人的「不對稱作戰」戰果。對遠在東亞一隅的我國而言，此次衝突確實有值得深思探討之處，尤其是無人機、認知戰及補給線等議題。
- 三、這場衝突已盡顯戰爭型態與戰場實質內涵之變化，對國軍幹部而言，應由客觀角度檢視這場衝突，並從中省思防衛作戰作為是否周延，尤其面對軍事實力強大的中共，希望能提供我國未來因應新興威脅之參考與建議。

關鍵詞：地緣戰略、不對稱作戰、雙亞戰爭、無人機、補給線、認知戰

壹、前言

高加索地區位於歐亞大陸的交界處，是扼控歐、亞、非三洲的交通咽喉，從地緣戰略觀察，向北可遏制俄羅斯(Russia)，向南威懾伊朗(Iran)及印度、巴基斯坦，向東穿過裏海(Caspian Sea)，通過中亞(Central Asia)控制東亞，向西南經中東掌握紅海

(Red Sea)和地中海(Mediterranean)。因此，「陸權論」的地緣政治學者普遍認為，中亞裏海是具戰略利益的兵家「必爭之地」。英國著名戰略家麥金德(Halford J. Mackinder)提出「心臟地帶理論」(The Heartland Theory)，並把中亞「裏海」視為「歐亞心臟」¹；而美國戰略學者布里辛斯基(Zbigniew Brzezinski)也把此處稱為「世

註1：麥金德不斷地隨著國際政治體系及其運行環境的變遷而修正其理論。Saul Bernard Cohen, *Geopolitics: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* (Lanham: Rowman & Littlefield Publishers, 2009), pp. 16-19；Halford J. Mackinder, "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," *Foreign Affairs*, Vol. 21, No. 4, July 1943, pp. 595-605。



圖一：地緣戰略中高加索地區周邊相關位置圖

資料來源：參考google地圖後，由作者綜整繪製。

界巴爾幹」(The Global Balkans)²，並認為其可能成為廿一世紀的火藥庫(如圖一)。³

高加索區地形崎嶇，當地民族語言和宗教複雜性相當高，高加索山脈分內(北)、外(南)高加索，從自然地理的角度來看，外高加索是歐亞兩洲的分界線，位處歐亞大陸腹地，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，除油產量豐富外，也是貿易及歐亞大陸的重要橋樑，其戰略意義十分重要。外高加索山脈以南為喬治亞(Georgia)、亞美尼亞(Armenia)、亞塞拜然(Azerbaijan)三國，前蘇聯在1923年將位於亞美尼亞西南側「納戈爾諾－卡拉巴赫」(Nagorno-Karabakh)自治區(以下簡稱「納

卡」)⁴納歸亞塞拜然管轄，但境內仍以亞美尼亞人為主，彼此雖相安無事多年；然1988至1994年之間，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(以下簡稱「雙亞」)兩國卻因「納卡」歸屬問題發生戰事，最終聯合國決議當地仍為亞塞拜然所有，但實質仍由亞美尼亞控管，衝突並未獲得解決。

本文從「一次大戰」前後，探討外高加索地區的衝突緣起，並蒐整相關歷史文獻及2020年「雙亞衝突」的戰爭概況，以釐清衝突中的主權爭議與民族認同，並針對事件背後大國利益等各層面因素，深入剖析；另透過空權作戰理論改變，探討國軍防衛作戰思

註2「世界巴爾幹」區域，包括裏海及「中亞」，俄、土兩國傳統相爭的地方。

註3：Zbigniew Brzezinski、林添貴譯，《大棋盤：全球戰略大思考》(新北市：立緒出版社，2014年4月)，頁2。

註4：「納卡」是南高加索的一個內陸地區，位於下卡拉巴赫和贊格祖爾之間，覆蓋了小高加索山脈的東南部範圍；它主要是山區和森林，面積為8,223平方公里。



圖二：外高加索地區國家宗教與地理位置示意圖

資料來源：由作者綜整繪製。

維及全民國防戰力現況，同時提供省思與建議，期望有助探討預防及嚇阻戰爭之道，以確保國家安全，這也是撰文主要目的。

貳、外高加索地區紛爭緣起

因地緣戰略、歷史、宗教、地區與主權等關係，使外高加索三國中的亞美尼亞選擇親俄；亞塞拜然則一直與土耳其合作，並不斷與亞美尼亞對抗，亦造成該地區持續動盪不安。地區紛爭及納卡地區之地緣戰略分析，說明如後：

一、「一戰」前後

(一)18世紀末，高加索地區為爭奪領土

不斷發生衝突與戰爭，地區居民被迫離散，其中三大強權為俄國、鄂圖曼土耳其(以下簡稱鄂國)及伊朗的「卡加王朝」(Qajar)，其中亞塞拜然人分處於伊朗與俄國間，亞美尼亞人則散居鄂圖曼與俄國交界處。⁵19世紀時，俄、鄂兩國經多次交戰，鄂國境內不少亞美尼亞人選擇與俄國同一陣線；然因亞美尼亞人聚集地區多位於鄂國境內，對鄂軍補給線及安全產生威脅，⁶更對鄂國埋下仇恨種子，並公開支持俄國，就是希望脫離鄂國並能獲得自由，⁷但俄國卻只想利用亞美尼亞做為與鄂軍作戰的緩衝區。⁸

(二)1914年「一戰」爆發，鄂國加入德

註5：Sean McMeekin著，黃中憲譯，《終局之戰(上)-鄂圖曼帝國的瓦解，和現代中東的形成》(新北市：左岸文化，2019年8月)，頁312。

註6：同註5，頁325。

註7：同註5，頁314-315。

註8：姚妤、蔡新苗著，《圖解第一次世界大戰》(臺北市：華威國際，2020年1月)，頁190-191。

表一：外高加索各國概述簡表

國名	亞塞拜然	納卡地區	亞美尼亞	喬治亞
人口 人種 主要宗教	約1,010萬人 91%亞塞拜然人 伊斯蘭教。	約14萬人 76%亞美尼亞族 23%亞塞拜然人 基督教。	約300萬人 98%亞美尼亞族 基督教。	約377萬 83.8%喬治亞人 東正教80%以上， 伊斯蘭教約占10%
面積	8萬6,600平方公里	4,400平方公里	2萬9,800平方公里	6萬9,700平方公里
戰略地位	石油和天然氣，是國民 經濟中的主要依賴。	社會經濟狀況受國際認 同的影響，多數投資來 自亞美尼亞。	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 產業，南高加索三國中 最低的。	傳統農業國家，種植水 果、茶葉等。
軍隊	378萬人	部隊約7,000人	140萬人	約4萬人

資料來源：由作者綜整繪製。

國陣營對抗英、法、俄的聯盟，高加索也成為戰場，隔年鄂軍開始驅離並殺害境內亞美尼亞人，造成約120萬人死於暴行中，亞美尼亞宣稱是一場大規模「屠殺」事件。⁹1917年11月，俄國在「蘇維埃」(Soviet)革命後退出戰場，到1918年5月，喬治亞與雙亞等地族人，相繼建立自己的勢力；後因德軍戰敗，鄂軍退出高加索，亞美尼亞人並在1919年的「巴黎和會」(Paris Peace Conference)中，取得較大的土地。

(三)「一戰」後，鄂國伊斯坦堡(Istanbul)政府尚在，¹⁰然由凱末爾(Mustafa Kemal)¹¹所領導的安卡拉(Ankara)政府(即土耳其)已經崛起。1920年8月，鄂國與「一戰」的戰勝國簽署《塞夫爾條約》(Treaty of Sevres)¹²，卻在凱末爾不承認的情況下造成戰事再起，也使得鄂國因此崩解。1921年3

月，蘇維埃與安卡拉政府簽署友好條約，也劃定日後土耳其(Turkey)東北方的邊界(自黑海【Black Sea】海岸的薩爾普【Sarp】，抵達卡拉蘇河【Karasu River】下游)。1922年，喬治亞與「雙亞」成為蘇聯加盟共和國，直到蘇聯解體後，各自宣布獨立；其中雙亞兩國因歷史、宗教宿怨，處於長期敵對狀態，亞美尼亞與俄羅斯關係較為友好，亞塞拜然則與同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耳其較親近，並逐漸演變成地區的複雜關係(地區宗教及地理位置示意，如圖二)；喬治亞則因領土問題，2008年曾與俄羅斯爆發衝突，雙方關係也是長期緊張。

二、納卡地區的主權爭議

亞塞拜然國土西南端被亞美尼亞隔開的是「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」(Nakhchivan)；而亞美尼亞則長期宣稱「納卡」是其領土的

註9：Winter, introduction to America and the Armenian Genocide, 1, 19: Takvimi vekayi 3540, 8, quoted in Dadrian, "Determinants", pp.7-8。

註10：鄂圖曼帝國是鄂圖曼土耳其人建立的一個存在於1299年至1922年的一個軍事帝國，國名來自創立者奧斯曼一世，以伊斯蘭教為國教。鄂圖曼土耳其人源自於西突厥烏古斯人的遊牧聯盟。

註11：凱末爾全名為斯穆塔法·凱末爾·阿塔圖克，是土耳其軍事將領、改革家和作家，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、總理及國民議會議長，有近代土耳其國父之譽。

註12：「塞夫爾條約」內容主要為削弱鄂圖曼帝國的領土及國力，防止它再發動對外擴張的戰爭。

一部分，並支持該境內的自衛軍與亞塞拜然對抗。1923年該地區成立自治州，並劃歸亞塞拜然管轄，1988年自治區發起「卡拉巴赫運動」(Karabakh movement)¹³，軍事衝突在蘇聯解體(1991年)後依舊未減。¹⁴1991年12月，納卡地區宣布獨立(自稱「納戈爾諾－卡拉巴赫」共和國)，留下的主權、種族及宗教等諸多問題，遂引發地區矛盾與衝突(相關衝突各國概述，如表一)。在地區內亞美尼亞人占多數下，遂引發獨立運動；更在亞美尼亞的支持下，與亞塞拜然爆發長達6年、死傷3萬餘人的「納卡」戰爭。衝突在1994年暫時落幕，「納卡」轉由亞美尼亞實質掌控，並成立「納卡共和國」，但不被世界各國承認，國際社會多承認該區主權仍屬亞塞拜然。

參、納卡地緣戰略與衝突概況

雙亞兩國長年紛爭不斷，原因除了歷史、主權與宗教問題外，還包含周邊國家的利益(主要指石油)。裏海地區盛產石油、天然氣，亞塞拜然首都巴庫(Baku)其石油與天然氣主要出口歐洲及土耳其等國；然巴庫通往土耳其地中海港口城市傑伊漢(Guneshli)的地下輸油管，與納卡地區距離不到48公里(該輸油管每日輸送約72萬桶石油)；另外，

正在興建運往歐洲的天然氣走廊，距離這次衝突爆發地區約50公里。由於油管過於接近「納卡」，自然成為亞塞拜然到土國的油氣補給線上的一大威脅，而自治區的地緣位置確實嚴重影響土國與亞塞拜然的油氣利益；加上亞美尼亞與該兩國的歷史仇恨，因此土國自然把亞美尼亞視為「眼中釘」，衝突爆發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以下針對納卡周邊地緣戰略及此次衝突經過，概要說明如下：

一、納卡周邊地緣戰略

(一) 亞塞拜然

1. 亞塞拜然緊臨裏海，主要經濟以石油產業為主，¹⁵周邊國家對裏海的油氣資源需求相當巨大，一直奉行對外資開放的政策，尤其在能源領域。並實施獨立自主和多元化平衡外交政策，與俄羅斯發展關係的同時，也積極發展與美國、歐洲和土耳其的關係，並以融入歐洲做為對外戰略目標。已探明所屬的裏海區域石油儲量約20億噸(占裏海地區的五成)，天然氣探明儲量約2.55萬億立方米，且因石油具有埋藏淺，雜質少等優點，因此在國際能源市場中占重要地位。¹⁶

2. 1994年開始，亞塞拜然就以和平夥伴關係的名義與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」(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，簡稱NATO或「北約」)合作，也一直參與NATO在

註13：1988年2月13日，納卡的亞美尼亞人開始在他們的首府斯捷潘納克特舉行示威，支持與亞美尼亞共和國統一。6天後，葉里溫(Ereun，亞美尼亞首都)舉行大遊行加入聲援。2月20日，納卡的人民代表蘇維埃舉行投票，以110票對17票要求該地區轉移給亞美尼亞。亞塞拜然試圖制止該地區分離主義未能成功；1988至1994年的納卡戰爭結束後，亞美尼亞控制納卡大部分地區，該地區也宣布從亞塞拜然分離，並建立共和國，但未獲國際承認。

註14：俞文舉，《阿爾扎赫領土衝突：以俄羅斯介入為案例》(新北市：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2019)，頁87。

註15：〈西亞地區-亞塞拜然國之簡介〉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，2021年8月7日，<https://www.boca.gov.tw/sp-foof-countrycp-03-144-9faf1-04-1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8日。

註16：〈歐亞大陸重要地緣政治支點，亞塞拜然為何奉行中立外交？情非得已〉，環球網-戰情解碼，2020年5月2日，<https://kknews.cc/world/qx2lgyo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6月25日。

表二：雙亞在納卡地區近30年衝突概況表

時間	納卡地區衝突概述
1988年	納卡要求併入亞美尼亞，造成該州的不同族裔爆發武裝衝突。蘇聯解體後，納卡宣布獨立，更令衝突加劇，雙亞爆發全面戰爭。
1994年	俄國調停下達成停火協定；戰爭估計3萬人喪生，亞美尼亞獲得納卡控制權。
2006年12月	納卡在亞塞拜然反對下舉行公投，訂立新憲法，兩國在這段時期相對和平。
2009年	雙亞總統先後兩度會談，但未見進展，此後多次發生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事件。
2014年	兩國在納卡地區發生嚴重軍事衝突，造成數十人死亡。
2015年	雙方在納卡有近3,000次零星交火及敵對行為。
2016年4月	雙亞於納卡再次爆發武裝衝突，並使用坦克、裝甲車、武裝直升機及火箭砲等重型武器，雙方各有死傷；其後俄羅斯總統普丁以電話調停衝突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綜整製表。



圖三：雙亞與納卡周邊相關地理位置圖

資料來源：參考〈高加索戰爭結束：亞美尼亞苦澀「投降」...無人承認的納卡共和國「滅亡」〉，轉角國際新聞網，2020年11月10日，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2/5002786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25日，由作者綜整繪製。

「阿富汗戰爭」中的軍事行動；近年來，更加強同美國的軍事合作，美國已成為其主要的軍事援助國。整體而言，該國在軍事與經濟領域上，似乎都刻意擺脫俄國的影響，使兩國關係越來越疏遠。

(二) 亞美尼亞

1. 該國的資源較亞塞拜然顯得相對匱乏

許多，該國主要有銅礦、鉬礦等金屬礦與硫磺、大理石等礦產資源，不僅缺乏石油與天然氣等戰略能源，且因地處內陸無經貿港口，又長期受到土耳其和亞塞拜然之經濟封鎖，國內經濟持續不振。

2. 亞美尼亞在「一戰」後宣布獨立，隨即於1920年被併入前蘇聯，直到1991年才重

表三：雙亞兩國三地相對兵、戰力與援助國

國家	亞美尼亞	納卡	亞塞拜然
概況	現役約5萬人 國防預算約6.27億美元	現役約2萬人	現役約9萬人 國防預算約22.67億美元
武力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◎ 16個步兵團/機步團，數個戰車營、防空指揮部、獨立砲兵旅、特戰旅等。 ◎ 戰車(T-90S、T-72)約529輛，火砲及自走砲車約1,000門，步兵戰車和裝甲運兵車約600輛，直升機約40架。 ◎ Su-30×4、Su-25×14、Mi-8直升機×12、Mi-24攻擊直升機×15、運輸機×3。 ◎ S-300飛彈營2-3，TorBUK-M1-2防空飛彈、「黃蜂AK」短程防空飛彈。 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◎ 步兵及特戰部隊為主，裝甲運兵車、戰車約50及多管火箭車數十輛。 ◎ Su-25×2、Mi-24攻擊直升機×4、Mi-8直升機×5。 ◎ 少量防空飛彈車。 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◎ 23個機步旅，獨立砲兵旅、火箭砲兵旅、反戰車團各1。 ◎ 戰車約500輛，火砲及自走砲車1,637輛，步兵戰車和裝甲運兵車約1,600輛，牽引式火砲約240門，直升機約75架。 ◎ 潛艦×4、巡邏艦(艇)×14、登陸艇×6、掃雷艇×7、CN-235巡邏機×3、直升機×3。 ◎ MiG-21/29×20、Su-25×12、Mi-8直升機×65、Mi-24攻擊直升機×17、運輸機×1。 ◎ S-300飛彈營2-3、BUK-M1防空飛彈。
動員	120萬人	14萬	350萬人
援助國	俄國(武器與訓練)、希臘(聯合訓練)、美國(少量聯合訓練)。	亞美尼亞提供全面作戰所需。	俄國(主要武器供應)、土國(大量軍事合作)、美國(少量聯合訓練)、以色列(提供無人機)、北約(小規模合作)。

資料來源：參考“Azerbaijan Military Spending,” Global Security, February 28, 2020, <https://reurl.cc/7obKO9>；Robin Forestier-Walker, “Nagorno-Karabakh: New weapons for an old conflict spell danger,” Aljazeera, October 13, 2020, <https://reurl.cc/OqRm0R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6月1日；吳婉琳，〈高加索衝突再起「納卡區」戰雲密布〉，《青年日報》，2020年9月29日，A6版，由作者彙整製表。

新獨立。其與喬治亞、亞塞拜然、伊朗及土耳其等國為鄰(如圖三)，宛如處在伊斯蘭教人海中的基督徒島嶼；為避免動輒得咎，必須學習在夾縫中生存，¹⁷獨立後與亞塞拜然曾爆發多起衝突，尤其是為了爭奪納卡地區(如表二)。該國雖未與俄羅斯接壤，但俄國保留有軍事基地，以確保其在高加索的盟友與利益，亦派駐有空軍戰機與特種部隊維持雙邊關係；另所需能源、交通運輸等多方面也都高度依賴俄方的援助，尤其是天然氣。至於在納卡衝突問題上，因為俄國長期支持亞美尼亞，亞塞拜然對俄國一直心存不滿，並持續獲得土耳其支持。

(三) 納卡主權爭議

「納卡」面積約臺灣的十分之一，人口約15萬人，區分成7省1市，自稱為「納戈爾諾—卡拉巴赫」共和國，其歸屬是自90年代蘇聯解體後留下的主權與種族等諸多紛爭的難題，其間涉及「雙亞」兩民族歸屬、地緣政治及能源爭奪的紛紛擾擾。地區人民意圖歸入同族群的亞美尼亞，並遭亞塞拜然反對，1988至1994年間的戰爭使百萬難民逃難。1994年俄國調停下停火，到2006年納卡完成修憲公投宣稱獨立，但國際社會大多仍承認「屬亞塞拜然宣稱的主權」；因此，雙亞間一直保持著一觸即發的「戰略對峙」。近年來，此區更因資源利益，引起土、俄兩軍軍事的介入。

註17：施正鋒，〈亞美尼亞人的悲歌〉，《臺灣國際研究季刊》(臺北市)，第12卷，第3期，2016年秋季刊，頁77。



圖四：亞塞拜然「閃電」作戰概要圖

資料來源：參考盧克文，〈從納卡戰爭，我們能學習到什麼？〉，盧克文工作室網，2020年10月8日，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IwMzAwMzQxNw==&mid=2756652538&idx=1&sn=e666bf18237af314cb2b2e1e2e9bcfd5&chksm=b76d8e8c801a079a825457c48aad3a34f808025781af89faa1ea0dc18590eca726ecd90dc317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30日，由作者彙整製圖。

二、近期衝突過程

2020年起，兩國先後爆發多起零星衝突，7月12日前後又在國際公認的兩國邊界上進行約10天的武裝衝突，造成廿多人死亡，亞塞拜然表示：「我方試圖和平解決問題已28年了，但沒有奏效，現在正在進行反擊。」¹⁸隨即與土國於29日到8月10日在雙亞邊界進行軍事演習；亞美尼亞則宣布與俄國實施

聯合防空演習。¹⁹到了9月，亞美尼亞再參與俄國在高加索地區的聯合軍演，地點卻在喬治亞有爭議的領土上(同圖三)，²⁰此舉使土國總統埃爾多安(Recep Tayyip Erdogan)在聯合國發表聲明抗議，並支持亞塞拜然和喬治亞的領土完整；另一方面，土國亦指控因有數百名「自由敘利亞軍」(Free Syrian Army)成員(包含人民保護部隊和伊拉克庫德

註18：Mikhail Bushuev，〈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戰事為何爆發？〉，德國之聲中文網，2020年9月29日，https://www.dw.com/zh/%E9%98%BF%E5%A1%9E%E6%8B%9C%E7%96%86%E5%92%8C%E4%BA%9A%E7%BE%8E%E5%B0%BC%E4%BA%9A%E6%88%98%E4%BA%8B%E4%B8%BA%E4%BD%95%E7%88%86%E5%8F%91/a55094116?zhongwen=trad&maca=chi-VAS-VT-NewsLens_Lang-30519-xml-media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1日。

註19：〈亞美尼亞和俄羅斯在高加索地區進行聯合防空系統演習〉，俄羅斯EAD新聞網，2020年7月23日，<https://eadaily.com/ru/news/2020/07/23/armeniya-i-rossiya-provodyat-v-zakavkaze-ucheniya-obedinyonnoy-sistemy-pvo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6月29日。

註20：2020年9月下旬，亞美尼亞參與俄國在高加索地區的聯合軍演，地點包括亞美尼亞境內和阿布哈茲(Abkhazia)、南奧塞提亞(South Ossetia)兩個未受國際普遍承認國家。

斯坦工人黨成員)闖入屬亞塞拜然管轄的納卡地區(代表有外來勢力干預衝突地區事務)，因此煽動亞塞拜然出兵占領納卡南部的山區。

27日起，「雙亞」互相展開砲火攻擊，為期44天的衝突拉開序幕。有關雙方兵、戰力與經過，概要說明如下：

(一) 雙方兵戰力

亞塞拜然現役軍人超過9萬人，經濟條件及裝備技術比亞美尼亞高，主要供應商包括土、俄羅斯和以色列等國；亞美尼亞則約5萬人，因屬內陸國，無天然資源，軍備主要依靠俄國供應(三方兵、戰力如表三)，由衝突前態勢觀察，以亞塞拜然較具優勢。²¹

(二) 雙方作戰構想

1. 亞塞拜然作戰行動代號「閃電」(Simsek)，以收復被亞美尼亞侵占的納卡為目的，藉地緣利益與土國位置之便，靈活運用外交與文宣，先使俄羅斯不介入戰爭，再以陸軍為主力分四路用兵同時行動。計納卡北部的穆羅夫達格(Murovdag)山脈，東部的卡拉巴赫平原中部公路出發，分別指向納卡西部的克爾賈巴爾(Kelbajar)地區、東北部的泰爾泰(Tertter)河谷；由東部的阿格達姆(Agdam)指向納卡首都「斯捷潘納克特」(Stepanakert)與霍賈文德(Hoxhavend)向南

進軍至伊朗邊境，迫使亞美尼亞撤出納卡，拿下全部被占領土(如圖四)。²²作戰初期，利用無人機奪取戰場制空權，並運用其成本低且續航時間長的特點，多批次輪換部署，並對目標區空域實施全時段監控，並優先攻擊敵防空陣地(S-300)及關鍵基礎設施，以降低空對地制壓作戰的難度和成本，使地面部隊獲得低空制空權，減少對空中支援的依賴。

2. 亞美尼亞則藉俄羅斯駐軍及友好關係，於衝突初期兩國演習友好態勢之便，引俄軍介入納卡衝突之中，並利用與亞塞拜然在納卡地區的交火，挑起成為土、俄兩國的歷史仇恨情結，藉機向國際社會聲援，同時也冀望能獲得全球正視「納卡共和國」存在的事實，以鞏固所有亞美尼亞族裔的團結與向心，然整體作戰準備明顯不足。

(三) 作戰經過

亞塞拜然全國計5個集團軍，人數約6萬人，互作戰全程，計動用3個集團軍的機動兵力；而四路部隊中有三名主要將領均曾親赴一線指揮。²³兩國並相互指控納卡所控制區域遭攻擊，期間並經歷奪取空優、奪占要域、截斷補給線及決戰等階段，衝突全程歷經66天(詳細概要，如表四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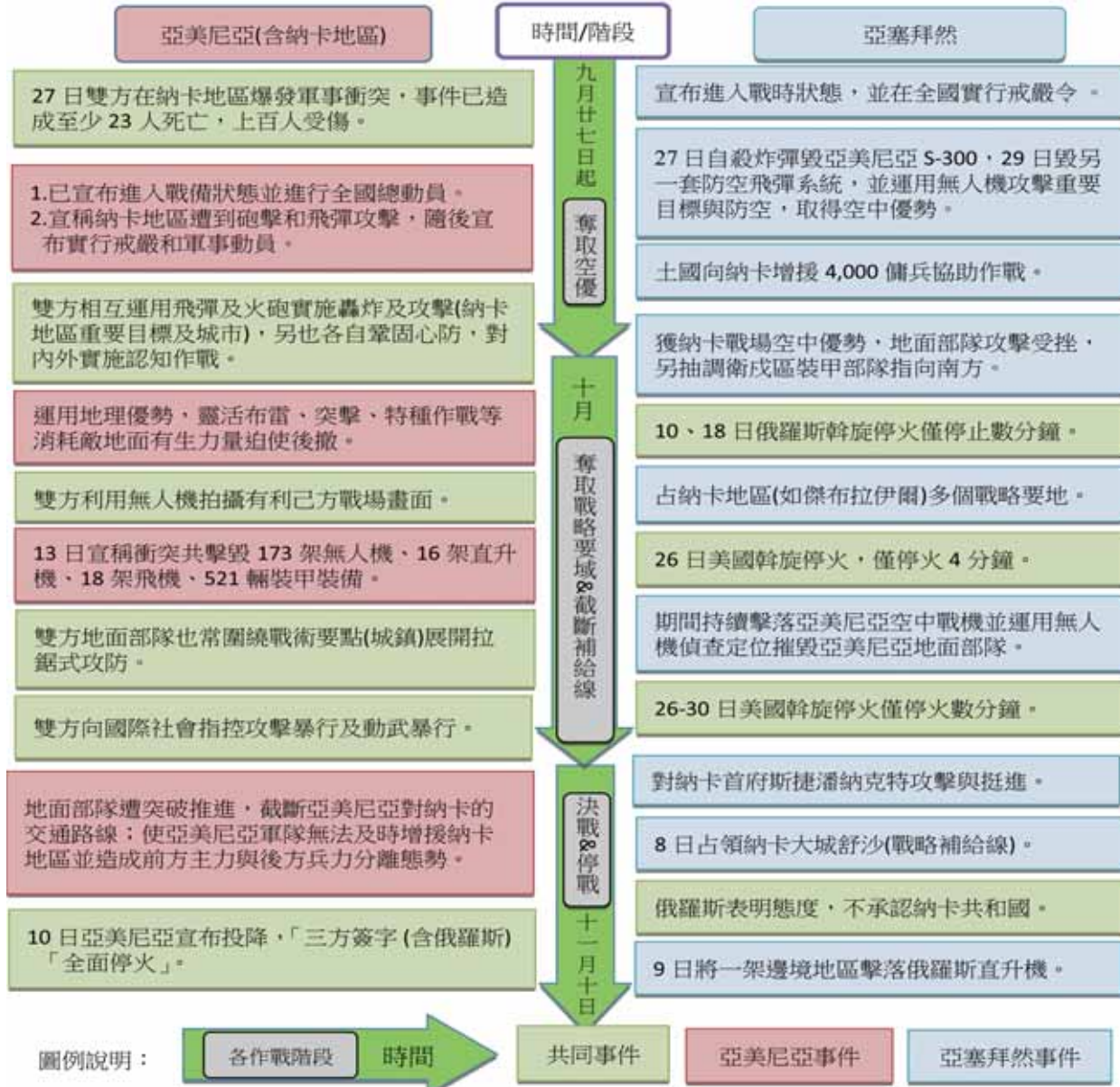
(四) 全面停火(簽署)及戰損

註21：「兵員武器都比亞美尼亞多，亞塞拜然為何在納卡衝突中不占上風」，北京新浪網，2020年9月29日，<https://news.sina.com.tw/article/20200929/36472110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8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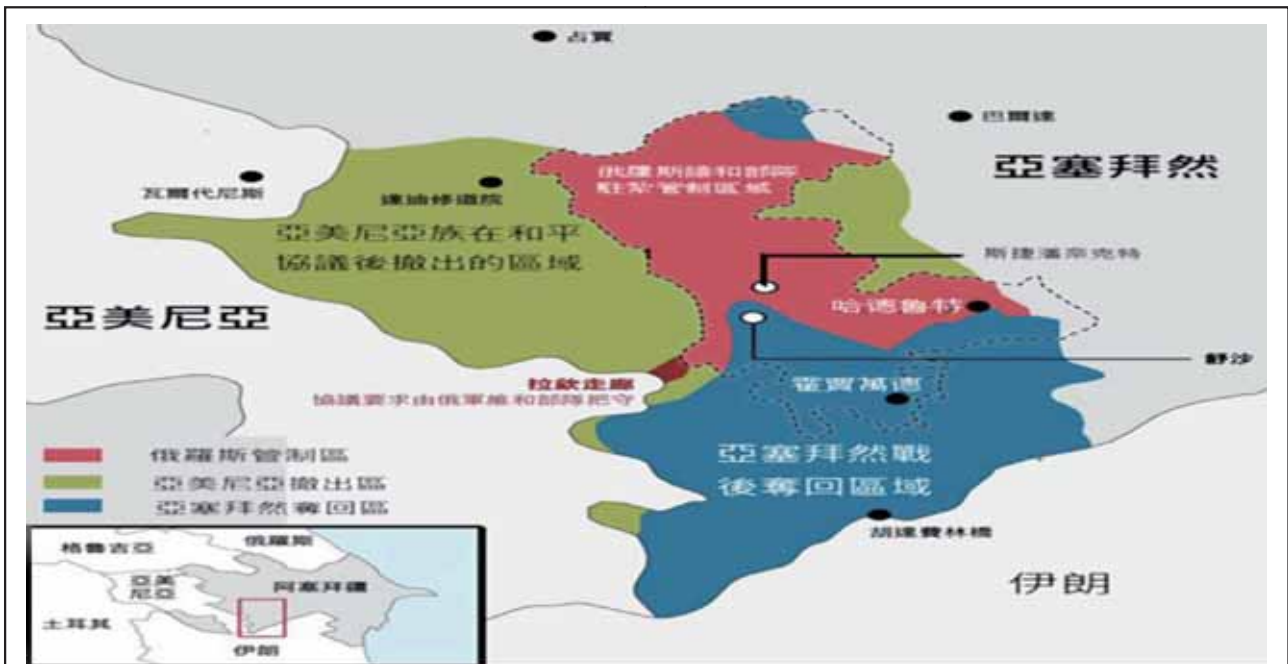
註22：茅岳霖，「紙上談兵偏逢謊報軍情 納卡戰事如何脫節失序？」，香港01網，2020年10月18日<https://www.hk01.com/%E5%88%86%E6%9E%90%E8%A9%95%E8%AB%96/536909/%E7%B4%99%E4%B8%8A%E8%AB%87%E5%85%B5%E5%81%8F%E9%80%A2%E8%AC%8A%E5%A0%B1%E8%BB%8D%E6%83%85%E7%B4%8D%E5%8D%A1%E6%88%B0%E4%BA%8B%E5%A6%82%E4%BD%95%E8%84%B1%E7%AF%80%E5%A4%B1%E5%BA%8F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9日。

註23：分別是第一集團軍司令哈薩諾夫(Hikmat Hasanov)將軍，指揮泰爾泰河谷的部隊，以及特種部隊司令米爾扎耶夫(Hikmat Mirzayev)將軍、裝甲兵指揮官巴爾胡達羅夫(Mais Barkhudarov)將軍指揮的前往霍賈文德方向的部隊。

表四：雙亞「納卡」地區作戰詳細經過概述表



資料來源：參考〈亞美尼亞和俄羅斯在高加索地區進行聯合防空系統演習〉，俄羅斯EAD新聞網，2020年7月23日，<https://eadaily.com/ru/news/2020/07/23/armeniya-i-rossiya-provodyat-v-zakavkaze-ucheniya-obedinyonnoy-sistemy-pvo>；〈雙亞戰事為何爆發？〉，德國之聲中文網，2020年9月29日，https://www.dw.com/zh/%E9%98%BF%E5%A1%9E%E6%8B%9C%E7%96%86%E5%92%8C%E4%BA%9A%E7%BE%8E%E5%B0%BC%E4%BA%9A%E6%88%98%E4%BA%8B%E4%B8%BA%E4%BD%95%E7%88%86%E5%8F%91/a55094116?zhongwen=trad&maca=chi-VAS-VT-NewsLens_Lang-30519-xml-media；茅岳霖，〈紙上談兵偏逢謊報軍情 納卡戰事如何脫節失序？〉，香港01網，2020年10月18日，<https://www.hk01.com/%E5%88%86%E6%9E%90%E8%A9%95%E8%AB%96/536909/%E7%B4%99%E4%B8%8A%E8%AB%87%E5%85%B5%E5%81%8F%E9%80%A2%E8%AC%8A%E5%A0%B1%E8%BB%8D%E6%83%85%E7%B4%8D%E5%8D%A1%E6%88%B0%E4%BA%8B%E5%A6%82%E4%BD%95%E8%84%B1%E7%AF%80%E5%A4%B1%E5%BA%8F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6日，由作者彙整製表。



圖五：戰爭調停後三方在納卡區控制及撤出示意圖

資料來源：參考龔珏，〈復盤高加索戰事始末，無人機與信息戰的血腥組合〉，端傳媒網，2020年11月23日，<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01120-international-nagorno-karabakh-war/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25日，由作者綜整製圖。

2020年11月10日，亞美尼亞接受停火協議，由「雙亞」二國總統與俄國總統普丁(Vladimir Putin)「三方簽字」，內容包含：其一、自10日清晨起「全面停火」；其次，亞美尼亞從15日開始分批撤出納卡；第三為俄、土兩國派出「聯合維和部隊」，於12月前進駐兩國停火線，並以5年為期監督納卡問題，保證地方自治的和解進程(相關區域，如圖五)。²⁴納卡領導人阿魯秋尼揚(Arayik Harutyunyan)表示接受俄軍維和與

解除武裝的「國際命令」，及重回亞塞拜然統治之現實。雙方均陣亡2,000多名官兵，數百輛戰甲車輛及火炮，²⁵其中亞美尼亞防空飛彈系統損傷較為慘重。²⁶

肆、對我防衛作戰之省思

誠如德國「鐵血宰相」奧托·馮·俾斯麥(Otto von Bismarck)名言：「人們通常從教訓中學習，但智者提前從別人的教訓中獲得經驗。」²⁷與「愚昧的人才從自己的經

註24：〈高加索戰爭結束：亞美尼亞苦澀「投降」...無人承認的納卡共和國「滅亡」〉，轉角新聞網-國際，2020年11月10日，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2/5002786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28日。

註25：〈軍情動態〉亞美尼亞清理戰場 至少戰死2317人〉，《自由時報》，2020年11月16日，<https://news.ltn.com.tw/news/world/breakingnews/3353649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28日。

註26：〈艾爾段將訪亞塞拜然停火後首位到訪外國元首〉，法新社網，2020年12月3日，<https://www.rfi.fr/cn/%E8%89%BE%E5%B0%94%E6%AE%B5%E5%B0%86%E8%AE%BF%E4%BA%9A%E5%A1%9E%E6%8B%9C%E7%84%B6%E5%81%9C%E7%81%AB%E5%90%8E%E9%A6%96%E4%BD%8D%E5%88%B0%E8%AE%BF%E5%A4%96%E5%9B%BD%E5%85%83%E9%A6%96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10月4日。

註27：〈俾斯麥經典名言，勵志人生〉，每日頭條，2019年3月4日，<https://kknews.cc/essay/83vzj4e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12日。

驗學習教訓，我喜歡從別人的經驗學習，從一開始就避免自己犯下錯誤。」。²⁸從2020年外高加索「雙亞衝突」中發現，作戰過程雙方不僅跳脫傳統模式，其中更大量運用無人機與「不對稱作戰」思維；經檢視雙方作戰優劣後，其中確有可提供我國防衛作戰省思之處，逐項說明如下：

一、不對稱作戰的力量與生存之道

(一)因亞美尼亞與俄國有傳統軍事結盟關係，該國挑釁與亞塞拜然的衝突，卻誤判俄國基於宗教、軍事等理由必然會力挺；但實際卻非如此。從俄國利益評估可發現，為了維持高加索與中東地區的穩定，及考量亞塞拜然是地區主要石油輸出國、處於天然氣(石油)管線必經路徑上，在經濟及軍事實力上亦優於亞美尼亞，且可能已為戰爭做好充足準備，公開支持亞美尼亞對俄國國家利益並無加分作用；甚至普丁總統也公開表態：「雖然俄國與亞美尼亞有共同防禦協定，但俄國並不承認納卡.....在境外衝突上，俄國沒有義務為納卡問題出兵。」²⁹

(二)雖然亞美尼亞於衝突初期採取「亡國動員」，引來國際輿論的許多關注；但就法律、外交政治與戰略層面觀察，實質上卻未獲得國際援助，尤其過度堅持可能種下亡國的苦果，最終只能無奈接受失敗，並單方面撤出納卡全區，並允許國際維和部隊介入

與駐進，換取在納卡前線的亞美尼亞軍隊免於遭到全殲，或陷入死傷慘重的消耗戰中。

(三)此次戰事，周邊的土、俄兩國因為「歷史與民族因素」，始終站在對立的角色。沙皇時代，俄國就時常藉亞美尼亞宗教問題介入鄂圖曼土耳其的內政，「一戰」期間，種族屠殺更加深了亞美尼亞與土國的怨恨；近年來，土國黑海發現豐富天然氣礦產，並積極進行戰略投資，以維護其利益。³⁰因此，「雙亞」兩國在納卡地區的衝突中，使亞塞拜然與同信奉伊斯蘭教的土國成為戰友，土國並提供亞塞拜然武器及約4,000名敘利亞傭兵介入，雙方戰力完全不可等量齊觀，³¹亞塞拜然充分做到結合「敵人的敵人，就是朋友」，同時增強自身力量。

(四)「不對稱」戰略的平衡策略，起於現實主義下的實力原則，唯有「分散敵力量，集中我國力量」，並展現抗敵綜合國力，以強化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戰略目標，結合盟友才能立於不敗。我國內部也必須團結一致、掌握外交規則、洞察國際情勢，並善用國際法理的各種關係，靈活運用外交手段，建立相互支持與供應依存的關係。如善用國際貿易中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、或在政治上不激化、不選邊，與軍事上積極參與印太戰略等作為，同時培植自身的政經乃至文化實力，不斷精進、主動積極地擴大對全球各國

註28：趙鴻軒著，《俾斯麥-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83》(臺北市：名人出版社，1982年8月1日)，頁104。

註29：〈死戰高加索：命脈關口被攻陷...亞美尼亞「敗北」的絕望倒數？〉，轉角國際，2020年11月9日，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2/5000042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10日。

註30：湯道進，〈【地中海爭議】土耳其宣布發現黑海天然氣田 東地中海也將有斬獲〉，上報，2020年8月22日，https://www.upmedia.mg/news_info.php?SerialNo=94412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20日。

註31：劉必榮，〈高加索戰爭的土俄外交〉，中時新聞網，2020年10月11日，<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opinion/20201011003321-262104?chdtv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23日。

的影響力，才可能站穩腳跟，不致淪為強權擺弄的籌碼。

二、空權作戰理論改變

(一)無人機在此次「雙亞」衝突中的表現，改變傳統對制空權作戰理論重新定調。傳統上使用有人戰機在一定時間內，對戰場空域進行控制；然而戰機不斷尋求高速、視距外攻擊等能力，並不能對低空空域進行長時間控制，使得擅長利用長時間低空打擊的武裝直升機，面臨越來越大的反制威脅。³²此次衝突中，亞塞拜然僅憑藉無人機就掌握了戰場的局部制空權，充分發揮無人機低成本、且續航時間較長的特性，運用在戰場多批次輪換、交替及部署等方式，有效對作戰空域目標實施全時段監控、破壞與摧毀，降低空對地制壓作戰的難度和成本。使得擁有無人機的地面部隊，也可獲取低空、局部制空權的能力，同時減輕對友軍空中支援的依賴。

(二)近年各國發展的自主攻擊式滯空型無人機，其威力相當於有翼的火砲或飛彈，且需要的人力及資源更少，在阻絕部隊與發起反攻上具備極佳效益。此次亞美尼亞部署多種俄國防空系統，但真正應對無人機系統上仍有不足，這將是未來地面部隊及關鍵設施防禦上的重要課題；尤其，隨著各國對無人機技術和戰法研究的深入，未來無人機將向智能化和蜂群戰術的方向發展，同時搭載

各式設備且完全自主指揮通信、偵察跟踪及火力打擊等任務，確實已徹底改變制空作戰的模式。

(三)面對我國正逐漸喪失的空中優勢，作戰全程奪取局部空優有一定的難度，但確保某一時間局部及超低空域的空優應是可以全力達成的，且將有利於國軍集中與火力發揚之利。我國應充分利用地利之便，發展價廉、普遍、整合性高的無人機；並著眼於無人機技術態勢，發展實用型的小型無人機。並將此項研究工作推展分為近期、中期和長期三個階段，全面開發和整合新興技術，使小型無人機普遍化，以面對現代戰爭的高消耗率、裝備現代化以有利於機場受損狀況或面對自殺式攻擊；裝配輕量化，以有利於城鎮、游擊戰及跨區域增援機動作戰，並強化無空優下的偵蒐與目獲，以支持功能齊全的多維(域)作戰部隊，期使國軍朝向作戰領域的多維空間拓展、作戰指揮管制相互協調、指揮體制扁平化的目標發展。

三、認知戰及全民國防

(一) 認知作戰

1. 此次「納卡」衝突中，亞塞拜然軍方曾揚言攻擊「梅特薩默核電廠」(Metsamor Nuclear Power Plant)³³此一威脅並非要造成「核爆」式的輻射浩劫，而是要運用精準打擊，以癱瘓亞美尼亞的供電來源。³⁴攻擊核電廠的威脅，引發亞美尼亞民眾恐慌與政

註32：丁達理、陳龍斌、周歡，「有人/無人機智能協同作戰正在崛起」，解放軍報網，2020年3月5日，<http://military.people.com.cn/BIG5/n1/2020/0305/c1011-31618489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16日。

註33：位於亞美尼亞的首都葉里溫以西36公里處的一家核電站，建有兩座「水-水高能反應爐」(Voda Voda Energo Reactor；簡稱VVER)，為水冷水控能源反應爐，提供了亞美尼亞40%的用電。

註34：王致凱，〈高加索砲戰至少17死…亞塞拜然警告若水庫被炸「就攻擊亞美尼亞核電廠」〉，ETtoday新聞雲，2020年7月18日，<https://www.ettoday.net/news/20200718/1763420.htm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30日。

府方面的譴責，雙方除了砲火外，另一邊大打輿論空戰；同時各自利用無人機擷取對自己有利的戰果畫面加強放送，如砲兵摧毀亞塞拜然裝甲運兵車，或是無人機炸掉亞美尼亞兵力據點等文宣，卻對具體的兵力位置與交火狀態含糊其詞。依衝突期間資訊流向顯示，亞美尼亞在傳統大眾傳媒的曝光較高；網路社群則以亞塞拜然的文宣訊息為主流，³⁵此一現象凸顯亞美尼亞在傳統國際社會上，較亞塞拜然具有更多話語優勢，容易獲得國際主流媒體關注。

2. 對我國而言，若臺海發生衝突，我國可能也會遭遇類似處境；中共極可能使用「認知戰」³⁶做為開端，對國外主流媒體加以威脅利誘，遮蔽現實與誤導國際輿論；另外，利用網軍發布大量不利我國之言論，影響國際輿論對我國之聲援。故我國應加強與各國交流頻密度，透過強化國際傳播上，提高國家能見度，並防杜中共網軍運用病毒或網路實施攻擊與混淆視聽。畢竟網路的宣傳至關重要，尤其是善用國際流通性高的多種語言，透過我國駐外辦事處及網路傳媒，爭取國際對我國事務的關注，威脅情勢經渲染升高，才能轉化為期望的實質援助。

(二) 動員與全民國防戰力展現

1. 亞美尼亞在開戰第一時間就頒布「全國戒嚴」與「戰時總動員」命令，隔日已緊急對全國「役齡男性」(18-55歲)下達禁止出境的徵兵動員令，「全國還能打仗的男子」都必須等待並配合後備部隊的徵召令，其採取義務役徵兵制、全民召集的總體戰狀態，顯示對此次納卡衝突，具有嚴重且罕見的威脅性。³⁷對照在衝突地帶占兵力優勢的亞塞拜然，則沒有動員後備部隊，反而表示正規軍的動員狀況已足以對付亞美尼亞部隊，但其仍對邊境各州頒布「局部戒嚴令」。

2. 從衝突前的態勢分析，不論是國防預算、兵、戰力位置、補給線與作戰正面因素等，亞塞拜然均較為有利；³⁸當雙方戰勢膠著時，甚至連亞美尼亞總理妻子哈科比揚(Anna Hakobyan)都公開宣布將再次接受軍事訓練，並公布著軍服與訓練畫面，其子阿紹特(Ashot Pashinyan)也申請成為志願軍，到納卡地區作戰。³⁹第一家庭誓言保衛國家安全的決心，讓亞美尼亞軍即使處於戰略態勢不利狀況下，仍適切運用動員機制以鞏固心防，使全國軍民能發揮全民國防的總體戰力。然不管執行成效如何，站在作戰求勝

註35：王孝仁，〈納卡衝突「兩亞」謀攻初探〉，《青年日報》，2020年11月3日，A5版。

註36：國防總檢討編纂委員會，《四年期國防總檢討》(臺北市：國防部，2021年3月)，頁39。

註37：亞美尼亞採取義務役徵兵制政策：48歲以下的退伍士兵與士官、50歲以下的基層軍官、與55歲以下的校級軍官，都必須待命配合戰時動員，〈高加索血戰破百死：亞美尼亞禁止役齡男性出境，土耳其「秘戰」疑雲？〉，udn轉角國際，2020年9月29日，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2/4896622，檢索日期2021年8月28日。

註38：汪國禎，《余伯泉將軍與其軍事思想》(臺北：中華戰略學會，民國91年12月)，頁197。

註39：〈納卡停火協議生效但衝突未平息 亞美尼亞總理夫人再軍訓擬上前線〉，香港01網，2020年10月28日，<https://www.hk01.com/%E5%8D%B3%E6%99%82%E5%9C%8B%E9%9A%9B/541508/%E7%B4%8D%E5%8D%A1%E5%81%9C%E7%81%AB%E5%8D%94%E8%AD%B0%E7%94%9F%E6%95%88%E4%BD%86%E8%A1%9D%E7%AA%81%E6%9C%AA%E5%B9%B3%E6%81%AF%E4%BA%9E%E7%BE%8E%E5%B0%BC%E4%BA%9E%E7%B8%BD%E7%90%86%E5%A4%AB%E4%BA%BA%E5%86%8D%E8%BB%8D%E8%A8%93%E6%93%AC%E4%B8%8A%E5%-89%8D%E7%B7%9A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12日。

的角度而言，其精神與作法仍值得嘉許。

3. 面對未來新型態的作戰形式與中共不斷的「文攻武嚇」威脅，我國必須實施後備部隊的轉型與提升，才能達到「精實動員準備、提升整體戰力」目標，並運用網路科技強化對內與對外文宣心戰攻勢鏈結，並預防網路錯誤資訊影響國人心防；另積極發揮全民國防的總體戰力，以共同抵抗敵侵略之意圖，實為未來認知戰與動員作戰努力的重點。

四、傳統作戰思維必須改變

西方「兵聖」克勞塞維茨(Clausewitz)將「重心」(Center of Gravity, COG)概念引進軍事領域，將攻擊敵方「重心」做為作戰之要則；「重心」的概念就包含關鍵能力、關鍵需求與關鍵弱點。⁴⁰此次「雙亞衝突」凸顯戰車、電子戰等傳統載台與作戰思維，再搭配無人機、網路及資訊戰等技術相互結合(此為關鍵能力)，所產生複合式的作戰形態改變與聯合作戰的效果。在未來作戰中，能整合傳統系統與新技術的軍隊(屬關鍵需求)，將能在未來戰場中產生有利態勢，並運用整合系統優勢找出敵作戰重心(即關鍵弱點)，予以精準有效打擊；尤其未來戰爭中，網路將成為破壞敵指管與防空體系的重要手段之一。省思其中作戰思維的改變，分析如後：

(一) 確保優勢－防空系統與電子戰整合

「納卡」衝突凸顯電子攻擊與防護等電戰能力的重要性。戰爭初期，亞塞拜然將亞美尼亞相關電戰裝備與能力，列為重點打擊目標，並運用無人機成功躲避亞美尼亞防空

飛彈系統威脅；而亞美尼亞則在獲得俄國電戰系統支援後，利用長程干擾機順利壓制部分亞塞拜然無人機攻擊。從雙方衝突中發現，電戰能力其實並非萬能，應與其他防空系統整合，才能有效防禦空中威脅。對當前我國而言，更需強化電子戰與作戰平台的整合，並擬妥備援機制方案，以確保防衛作戰任務成功。

(二) 聯合作戰－決定成敗關鍵

1. 這場高加索的戰爭，再次讓聯合作戰的重要性顯露無疑，戰爭一旦發動，聯戰單位中部分組成若未發揮功效，極大程度將導致行動失敗。亞塞拜然在開戰後成功擊毀亞美尼亞多處防空系統後，亞美尼亞卻決定在無防空掩護下，以裝甲部隊發動反攻，反而導致大量傷亡，直到將新獲得之防空系統整合至作戰體系後，才得以部分補救其防空頹勢，這就是最好例證。

2. 在網路、AI與太空等作戰場域重要性日增下，無人作戰平台在戰場上的重要性，亦持續增加，聯戰行動也愈來愈複雜。若在獲得新一代作戰(無人機)載具的同時，聯戰準則能同步適時調整，不僅能發揮武器性能，更能提升作戰效益。如亞美尼亞在後勤與部隊部署上仍墨守成規，因為過於集中而遭敵集中打擊，也忽略無人機的作戰效能，其後勤中心雖依準則內容與部隊集結區靠近，然因距前線太近且未獲有效保護，導致開戰後損失慘重；也因無相關聯戰指導，而無法發揮應有戰力。此案例說明任何新式武器列裝部署前，均應提前檢視其在聯合作戰的角

註40：Clausewitz, Carl von著，王洽南譯，《戰爭論(vom Kriege)》(臺北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，1991年)，頁710。

色與運用方式，並依聯戰作為適時修編準則，俾在戰場上發揮功效。

(三) 地面戰為決勝要項，活用準則為決勝關鍵

1. 亞塞拜然在衝突中掌握空中優勢，且戰前準備充足，造成對手的沉重打擊，但地面部隊推進緩慢，導致預期占領的地區均未能適時達成；而亞美尼亞地面部隊儘管面臨空中威脅，但充分利用地形優勢，靈活運用布雷、突擊、襲擾、圍殲及城鎮戰等戰術戰法，大量消耗亞塞拜然地面部隊有生力量，迫使其停滯不前或後撤。因此，徒具空中優勢的亞塞拜然，無法透過地面部隊達成對目標的占領與控制；反觀亞美尼亞則善用地形之利迎敵，若非準則應用僵化，尤當裝甲部隊發起反攻時，卻還在使用蘇聯時期準則的「集中」原則，⁴¹未拉開車距，亦未能機動與分散，反而使亞塞拜然具低空優勢的無人機能發揮攻擊之效；再加上戰場情資快速與複雜，第一線指揮官無法迅速整合與應變戰場狀況，加上傷亡慘重遂成其敗因。

2. 從此次衝突結果觀察發現，空中優勢無法決定戰爭勝敗，實際占領與控制還是需要地面部隊的力量；其次，戰爭決勝的成敗取決於戰場指揮官，指揮官活用準則以面對真實情況應變尤為重要。戰場大量資訊藉各種管道湧入，如何運用強大打擊能力與人工智慧(AI)輔助決策分析來下達決心，將是未

來戰場指揮官指管與應變的一大考驗，成敗將直接導致部隊勝負關鍵；而新的作戰思維與系統運用，亦需結合作戰準則修調與更新，方能在戰時發揮作戰效果。

(四) 補給線的確保

1. 補給線是軍隊安全的生命線，攸關軍隊持續戰力能否確保，連續作戰任務可否遂行之關鍵。1991至1992年間，亞美尼亞與納卡軍曾在納卡區舒沙(Shusha)市遭亞塞拜然軍圍城，卻能利用地形與民心優勢取得勝利；⁴²從當時戰場布局觀察，舒沙距離納卡首都斯捷潘奈克特(Stepanakert)約5公里，但卻是掌握通往亞美尼亞西南方的重要戰略通道；一旦通往納卡首都的交通幹道與補給線被亞塞拜然軍截斷，將是亞美尼亞戰線崩潰的開始。前次獲勝的亞美尼亞本次卻未能成功，亦充分詮釋「戰勝不復」的道理。亞塞拜然軍於11月實施「敵後包抄」戰術成功，強襲攻陷了納卡西部及關鍵的補給線要塞舒沙，儘管亞美尼亞與納卡軍隨後發動猛烈的反攻，但舒沙的失守卻已無法逆轉，並成為此次衝突的轉捩點。自此以後，亞美尼亞本土已無法增援前線作戰，納卡前線的部隊也面臨隨時斷援、或被敵優勢兵力包圍殲滅的絕望困境中，終究註定失敗。

2. 我國四面環海，能源、糧食、經貿均高度依賴對外交通線，在面臨國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如何快速啟動戰時製造與補充等

註41：「在這種戰術思想指導下，俄國制定了他們的作戰條令」，他們要求進攻時必須集中兵力，以密集隊形實施衝擊，兵與兵間隔必須保持一步左右，營的進攻正面規定為400步。〈二戰蘇軍人海戰術，德軍士兵：一道黑線湧來，靠近才發現是蘇軍〉，華文世界網-軍事，2021年6月21日，<https://www.aqiusha.com/arm/5d2fd6dd8f4664cbfab78c121ada89a0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23日。

註42：俞文舉，〈阿爾扎赫領土衝突：以俄羅斯介入為案例〉(新北市：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，2019年)，頁90。

問題值得思考。尤其此次「雙亞衝突」發現武器載台與系統均面臨耗損極高的考驗，相信未來軍隊也需要更多「耐耗損、可拋棄或只需少量維護」的載台與系統，方能確保任務達成。另外，軍需供應鏈與戰略資源的補給線等關鍵性問題，都是國軍戰時必須面對的難題。如何快速補充與恢復是防衛固守成功的必要條件。因此，建軍備戰需考量戰場存活能力、恢復力與「不對稱」兵力優先布局等因素，方能應付未來戰爭時間短、耗能高的戰略消耗；其二是建立國防自主之軍需供應鏈能量，大量結合民間規格(高普遍性)與高科技(如晶片)技術，使民間資源能量能充分參與，發揮平時儲備於民，戰時發揮全國整體戰力，真正達成「戰略持久」之目標。

陸、結語

從「雙亞衝突」中省思，亞美尼亞對國際局勢脈動情資掌握不清、國防力量過於依賴俄羅斯的軍事同盟都是其失敗之因。德國俾斯麥將軍曾言：「國家的安全不能寄託於別人的恩賜上，歷史總是在軍刀上前進，這個世界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。要生存、要尊嚴，就需要有強大的軍備。」⁴³我國面對中共威脅所採取的「不對稱作戰」戰略思維，必須從國家層級思考，結合政治、經濟、軍

事、心理及文化(宗教)等全般資源，妥適規劃國家戰略方針，並律定目標、方法及手段來執行，方能發揮全國總體戰力。

兩岸間，雖有海峽做為戰略緩衝，也增加共軍登島作戰的複雜度，但在共軍當前軍力大幅提升的前提下，中央山脈的天塹亦已無足輕重，共軍現代化的發展更對我國形成「一面倒」的不利態勢。尤其，我國處在亞太複雜的國際關係與美、「中」兩強全方位對抗的競爭格局中，更當謹慎應處。「輕率選邊」確非明智之舉，美國撤軍「阿富汗」造成國家動盪之殷鑑不遠，亦凸顯盟友誓言並非完全可靠。國軍基於維護國家安全前提，應隨時做好戰備應戰準備與獨立作戰心理建設，持續強化全民國防觀念、提升自我防衛決心，方能增加他國協防的機會，並產生無形的嚇阻戰力，此誠確保國家和平穩定發展之基石。



作者簡介：

彭群堂上校，陸軍軍官學校87年班、國防管理學院資源所碩士92年、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99年班、國防大學戰爭學院105年班。曾任飛彈排長、連長、教官、營長、群副指揮官，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。

註43：趙鴻軒著，《俾斯麥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83》(臺北市：名人出版社，1982年8月1日)，頁68。

